

韩柳文学综论

卢宁 著

學苑出版社

韩柳文学综论

卢宁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柳文学综论/卢宁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ISBN 7-80060-105-6

I. 韩… II. 卢… III. ①韩愈-文学研究②柳宗元-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7569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010-67674055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890×1240 32开本 8印张

字 数:156千字

版 次:2006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册

定 价:20.00元

序

陈允吉

夫有唐中叶，承安史劫余，惟久经乎丧乱，焉再铸其辉煌。况乃两河多垒，兵燹频仍；三镇遘虞，田庐荒败。谨职薛嵩，岂仪刑于屏翰；祠神王璵，何裨助于政纲。朝典呈萧衰之兆，弊窦丛生；庙堂乏疗救之方，危机四伏。凤足龙唇，莫问升平旧曲；红纹金缕，悚听夜雨凄铃。此际衣冠之怀抱，每压抑而致失衡；文字之叩求，辄矫揉以催递变，自遭倾圯，垂五十年，纷众作家，迟回纸墨，靡不权宜以定势，徇习以推移。原李肇《国史补》云：“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是言非啻揭橥当世诗文情貌之演迁，亦粗叙社群心态轮替之要端也欤！

迨及元和继绪，章武宸临，委枢归计于宰臣，耀德观兵于牧野。剪削厉阶，户毗得享细民之乐；申持纪律，驿路颇闻讴颂之声。是以抗维才俊，尽执擅场，束带同酬，请缨俱奋。思想辩净，遂日胜活躍；美文创制，又益极滋繁。侪辈各标杼轴，实该苞稽古鼎新；爰举匠宗，殆无出白傅韩柳。白傅直宣衷款，韩柳摩戛

穹苍。一者应俗敷教，故熟播于马走牛童之口；一者背常履道，故焕显于缙绅徒侣之间。盖昌黎乃秉坚钢之茂质，被豁达之旷量，游之乎诗书，践之乎仁义。固护本根，攘浮屠而崇丘轲，更张术艺，擻性理而置传疏。其也迈辞幽谷，登陟高岑，俯视寰瀛，躬操斗柄，摧陷廓清，绍轨扶统，拯济颓萎，遐迹金附。而子厚则聪警绝伦，鸿材适以图治；湛精悬判，渊鉴堪以洞微。果诣会通儒释，拈示大中；追省周秦，剴陈封建。嗟縻罹兮窜斥，卒厄困兮堙沉。凡兴所感，动必为文。山阿怱赋，摅逐客之牢愁；泽畔孤吟，蕴骚人之郁悼。窃谓韩柳气调殊科，对待遽然互借；悴荣弗类，丕扬无妨并称。吏部若洪鸣之鸾鸟，鼓翼凌霄；永州若巧冶之良工，鍛鏐在手。率共负依机运，罄竭智能，改革体裁，弥纶彝宪，司木铎振其逸响，俾席珍劭其潜光。纵韩矜奇崛，柳涉艰深，过正矫枉，未伤博雅。相与发引首途，缔就千秋之型范；服膺终始，克充百代之祖桃者矣。

噫！二公巍绩孔昭，齐名而炳誉简策；骏音寥远，激韵而穿越时空。曩昔搦管染豪之耆宿，咸虚襟咀嚼其英华；守虔希圣之角巾，皆戮力恢弘其峻业。随之摭采遗篇，聚鸠佚作，审加辑集，用付槧刊。宋明沿降，诂注瞻罗；乾庆以还，苍磨稠迭。或竞事规摹，迄至拓开流派；或独耽评点，从容挈括菁醇。寝乎晚近先驱，研讨转趋密合，参伍资储，交叉证绎。彻照穷搜，如寅恪翁之彰韩愈；圆诠妙解，如行俨老之指柳文。度其嘉穫，特逾前修；锱其准绳，恒援后进，既普润于黍苗，喜延阴于春夏。卢宁女史谦挹立身，敏勤好学，外著敦诚，内存孝悌。早诞藏区，牵锦虹之梦忆；稚居洛下，觐天阙之象纬。稍长稟咨梁汴，则奉笔菟园；寄住

沪湄,则燃藜南舍。寓目词林,栖魂册藉,斟量韩柳,探涉课题。即此遣施个案,因比较而具论;总掇全编,别品分而重构。意苦攻寂寂,犹甘处欣欣,曰缀曰苴,兼阐兼考,辨梳歧说,葺甲真知。综缝表里,尅期底于完成;数易寒暑,将欲授诸剖氏。余尝忝为导师,应嘱草摛小序,但述缘起,奚敢偏私,冀略启于今兹,庶共商于来哲。

2006年3月

于江湾复旦宿舍蕉叶梅花行馆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思想论	(1)
第一节 韩愈的道统论	(2)
第二节 柳宗元的大中思想	(13)
第三节 韩柳道统观的歧异	(28)
第四节 柳宗元与佛教之关系	(40)
第二章 创作共性论	(63)
第一节 古文方法论的总结	(63)
第二节 新型古文体制的确立	(81)
第三节 对文学娱乐功能的认同	(96)
第三章 创作个性论	(118)
第一节 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119)
第二节 山水诗:韩愈与谢灵运	(132)
第三节 山水诗:柳宗元与谢灵运	(157)
第四节 韩柳对外来文化成分的吸纳	(176)
第四章 韩柳文学评价	(205)
第一节 由《新唐书》、《旧唐书》的不同评价看韩柳 在中唐的地位	(205)

第二节 宋以后对韩柳文风的评判	(212)
参考文献	(221)

第一章 思想论

唐人有极强的自信与自负。在中唐文人身上,这种自信与自负多表现为独立思考的意志以及祖述尧舜、独承道统的勇气。与初盛唐文人相较,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一代人具有大体一致的特色,善精思,讲究功利实用,对现实的体察更趋深入,盛唐时代梦想建功立业的诗人豪气和浪漫情怀已渐渐消弭于对国计民生落于实处的思考之中。这些人普遍都具备一定的从政经验,绝无书斋儒士的学究气,他们皆从安史乱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开始,从不同角度寻找一条中兴之路,使大唐帝国能重现昔日辉煌。建功立业的抱负变得非常具体,人才素质更趋全面。就韩柳而言,皆具政论家之品格,韩愈曾上书论宫市为祸滋甚,柳宗元亲身参与了永贞革新。故其议论能切中问题要害,少有空泛发论之弊。在文学领域,他们诗文兼善,是少有的全才型文人。他们发起的复古运动不仅意味着文体方面的改革,尚有其思想上的渊源。本章欲就此作一些追索和梳理,分别从韩愈的道统论、柳宗元的大中思想、韩柳道统观的歧异以及他们与佛教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节 韩愈的道统论

韩愈宗经尊儒,强调文章的教化功能,并建立了儒家的道统体系。凡此,皆学者所熟知,无须多作引述。本文欲探讨者,乃从韩愈对复古先驱思想的汲取处着眼,分析他的道统论的个性特征和对前人的超越所在。

先简单叙述复古运动的起源及演进脉络。关于唐代复古运动的起源有以下几种说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倡陈子昂起源说:“《陈拾遗集》十卷……其诗文在唐初,实首起八代之衰者。韩退之《荐士诗》言‘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虚语也。”^[1]董彦远《广川书跋》之《磨崖碑》条认为“唐之古文自(元)结始,至愈而后大成也。”^[2]孙光宪《北梦琐言》提出以梁肃为宗说:“唐代韩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观、皇甫湜数君子之文,陵轹荀、孟,糠秕颜、谢,其所宗仰者,惟梁浩补阙而已,乃诸人之龟鉴,而梁之声采寂寂。”^[3]明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中将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活动的时代列为古文运动的始动期:“大概六代以还,文尚骈偶,唐李华、萧颖士及次山辈,始解散为古文。萧、李文尚平典,元(结)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4]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唐古文不始于韩柳》条云:“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古文。”^[5]近代郭绍虞氏追溯至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篇。^[6]罗根泽把西魏苏绰的尚书诰命文体作为古文制作的开端。近人钱冬父接受罗氏说法,把古文运动的准备期推至苏

绰和隋代李谔的文说。^[7]唐人复古,固然非自韩柳始,综合上述诸家说法,考其演进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李华、萧颖士、独孤及、元结等人为代表。按时间的划分来讲,上述诸人大体处于同一时代。就相互关系和思想体系而论,前三人属于一脉,元结独出。李华称道萧颖士为救文章于衰落之际的人。他的朋友独孤及又将文章复古之功归于李华、萧颖士和贾至,把自己放在追随者的位置上。李华虽然对元结的远亲元德秀钦服有加,但元结并没有参与其他人的思想计划。他被看作是早期的古文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愈的称赞。李华等人心中向往的“古”是孔子所处的“中世”,而元结谈论的是太古。^[8]元结的文章不合常规,并有意识地用古语。钱基博《韩愈志》对元结评价很高,他说:“唐文在韩愈以前,力扫雕藻绮靡之习,而出之以清刚简质者,不得不推结为淑落权舆。韩愈之前有元结,犹陈涉之开汉高乎?”^[9]

第二阶段的有力推动者是柳冕和梁肃,韩会、萧存等为其羽翼。梁肃是独孤及的弟子,从其学习古文,钻研儒术。柳冕父柳芳与萧颖士交厚,李华《三贤论》称其“河东柳芳仲敷,该练故事”。^[10]柳冕继承了家学,他的复古突出了新变意识,现存几封提倡古文的书信被后人认为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先声。第三阶段即唐代复古运动的顶点,韩柳并骋。

韩愈的复古有家学渊源,其叔父云卿、长兄韩会与古文运动先驱者关系密切。考王铎《韩会传》:“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李爱奖。其党李纾、柳识、崔祐、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并游。会慨然独鄙其文格绮艳,无道德之实,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

为《文衡》一篇。……弟愈，三岁而孤，养于会，学自会发之。……观《文衡》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甚矣其似会也。”^[11]韩愈叔父云卿、长兄韩会皆擅能文名，与萧颖士、梁肃有师友之谊，会与独孤及又同受李华知遇，韩愈与萧颖士子萧存的文章能进士及第也颇得梁肃推荐之力。《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12]韩愈有《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诗云：

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处，
几行衰泪落烟霞。^[13]

诗中之“萧”即萧存，西林即江州庐山寺。此诗为怀念萧存所作，诗下题注曰：“存，字伯诚，颖士之子，与公兄会厚善。公自少为存所知，及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存诸子前死，有一女为尼，公为经纪其家。”^[14]朱熹《韩文考异》亦曰：“萧，萧存也。存少与韩会、梁肃友善，恶裴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15]此外，唐赵璘《因话录》有如下记载：“金部（指萧存）恶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以山水自娱，识者甚高之。……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经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惟二女在，因赋诗。”^[16]

以上几条材料可证诗中之匡山即庐山，由韩愈诗中对萧存的追忆来看，韩、萧二家关系密切。韩愈自己也说：“愈之宗兄，

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大夫士谓之四夔。……君时始任戴冠,通诗书,与其群日讲说周公孔子以相磨砢浸灌,婆娑嬉游,未有舍所为为人意。……君歿,……将合葬,其子畅命其孙立曰:‘乃祖德烈靡不闻。然其详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无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为古文,业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业,汝往其请铭焉。’”^[17]韩愈自道其为文乃承叔父与长兄之业,韩会亦因鄙薄当日文格绮艳,无道德之实,其所交往之人物也以讲说周公孔子为常事,在这样一个家世知交的氛围濡染中,韩愈的复古思想得以萌发。

他的复古理念的特色:一,首先对儒家道统体系作了凿空大胆的明朗表述。在他之前,复古运脉已传续两代,李华、萧颖士诸人虽也提倡宗经,行圣人之道,但对从未清晰表述过圣人之教的传承系统。《原道》中说得很明确:“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8]道统在孟子后中断,韩愈的努力就是恢复儒脉的延续,这种接续又必当自孟子处始。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韩愈对道统体系的描述是受禅宗传灯世系的影响,根据是韩愈幼时随兄迁居岭南,其地是禅宗流播盛行之区域,以韩之少年颖悟,有所感发,自不待言。^[19]其实,当时佛教思潮弥漫朝野上下,影响不拘于岭南一隅。

韩愈之前,陈子昂和李华都表述过相近的看法,但陈子昂说的仅是“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20]对文体

的“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表示了耿耿忧虑。李华也说过：“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没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21]已经有了明显的传统痕迹。但对儒家道统体系的明朗构建，实自韩愈始。他把当时儒者心目中为常识而不作深想的零杂意识见解，参照佛教谱牒相传的方式重新结构，推演出正大堂皇的儒统体脉。他的论述没有章句之儒申说立言必求古书以定是非的谨小慎微，字里行间那种凿空构建、无所依傍的气势，隐隐继承了新春秋学派以己意解经、自出机杼的精神。

第二，根植正统，提倡道统体系的纯一与思想的醇正。在《送王秀才序》里，他对儒家道统的传承阶段及学道门径作了详细解说，辞曰：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22]

由是可知,他所认可的道统正脉是孔孟一系,故庄子在他眼中是异端,同属儒家之荀子亦是“大醇而小疵”;^[23]学道途径更是严格而单一的“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后的传续者为扬雄。韩愈《重答张籍书》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24]扬雄埋头著述,其甘于寂寞之德操,诚如唐人所誉“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者,深得韩愈之仰慕。这种粹纯的道统脉络涵养了韩愈的醇儒人格观念,其后他论文体复古,尤强调发乎心的醇正。《答尉迟生书》曰:“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25]《答李翱书》又云:“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26]在谈到自己学习古文过程中的体验时,他又一次描述了“醇”的境界,“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论道与论文之间有意拉开了距离,论道讲正统,排斥杨墨老庄佛之学,论文却推道家之《庄子》:“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下逮庄骚。”^[27]韩愈作古文的目的是“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28]为

锻炼心志,在始学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然而,在钻研文体时,却“细大不捐”,遍观百家之书。虽然标榜文章应为教化服务,但同时也承认文章具有娱乐情志的功能,并毫无顾忌地运用于自身的文字创作中,其出逸规范之举,往往遭人非议。贞元年间,张籍两次致书韩愈,从著书卫道的观念出发,指责其“尚驳杂无实之说”,韩愈辩言“此吾所以为戏耳”,并没有认真对待,一如既往的作游戏文章。其实,他论道与论文中存在的矛盾现象正表现出他对文学创作运作规律的独特体察和领悟。朱熹曾批评说:“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他本只是学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于道尔,把这个做第二义,似此样处甚多。”^[29]实际上,韩、柳力复的道统义理无论如何奥妙而有益世道人心,但若文辞笨拙艰涩又趋向教条化,必难大行于世。在道寓于文的探索方面,韩愈有自己建设性的方法。先于他的复古者或是能文而不及道,或是乐谈儒道而不善为文,或是拘泥于教条,文体生硬难有创新。韩愈持论即卓异不同常人,《答刘正夫书》谈到为文宜师古人,即云“师其意,不师其辞。”又曰:“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30]他讲究异于俗、自树立,随着学养识力的积累,由道德涵酝的醇正而发为文章,以闾中为本,中充

实自然肆于外。正基于少受教条之束缚,遵循创作规律,道寓于文的设想在他和柳宗元手中才得到了真正实现。正如钱锺书所说:“文如苏绰,固不足矫‘徐庾之弊’,即如陈子昂、萧颖士、独孤及、李华、元结辈,尚未堪与王勃、骆宾王、张说等争出手。必得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其人者,庶乎生面别开,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初无待于君上之提倡、谈士之劝掖也。”^[31]

第三,从回归原始儒道,维护其统系统一、思想醇正的角度出发,韩愈的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反折衷倾向和对立意识。首先是复古理念中古与今的对立。韩愈在贞元年间就确定了复古的志向,他七岁起志于学,“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功守耕获之勤,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32]十三岁始能文。罗联添认为韩愈在二十岁时就有发扬古道作古文的信念,但对彼时的他而言,学古与仕宦联结得很紧。^[33]其依据是《复志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考古人之所佩兮,阅时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拾。”^[34]罗氏认为“古人之所佩”即古文,“时俗之所服”即骈文,尚未脱少年心性的韩愈直接将学古与仕宦连在一起,雄心勃勃地认为学古可以做官创一番伟业。他思想中的反折衷倾向也萌发于此际。他作《通解》一文对时人慕通达之弊予以有力驳斥。文中举出三位古圣人许由、龙逢、伯夷为表率,认为许由行恭让之教、龙逢行忠之教、伯夷行义之教而化成天下。“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间。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向令三师耻独行,慕通